

文体汇



扫一扫添加新民体育、新演艺微信公众号

家里的故事永远讲不完

上海成为网络视听内容创作的沃土

“上海这个城市特别包容，你在台上无论讲什么观点，都有人认可，也有人质疑。有时候我都不知道我是在上海还是在上网。”9月19日，脱口秀演员何广智在“2025上海网络视听内容创作者大会”上说。这座包容的城市，正以独特魅力成为众多创作者的沃土，何广智、G僧东、饼叔等创作者在此扎根成长，他们讲述上海就像讲述家里的故事，而家里的故事总是最动人、最贴心，更重要的是，家里的故事讲也讲不完。



烟火气里淬出灵感

初到上海时，何广智曾因外貌和经济状况自卑，“觉得自己长得不好看，也没有钱”。直到遇见一群脱口秀同好，他才慢慢找到归属感——“他们和我一样平凡，也没什么钱，每次演出站在一起，我们都自嘲21世纪了还有丐帮”。

上海的包容给了他表达的勇气。他和好朋友们将平凡的日子，甚至敏感、懦弱等人性缺点，都变成脱口秀里的“武器”，还调侃行业里有“六边不行战士”。在他看来，脱口秀演员都喜欢往上海凑，因为这里氛围好，是个非常适合创作的城市。在上海的日子，满是鲜活的创作素材，而这些真实的生活片段，成了他段子里最动人的底色。

上海话是成功密码

G僧东原本是个广告人，在公司那会儿他就发现身边藏龙卧虎，

同事不少都是网上创作的“隐形高手”——有同事是小有名气的KOL，连实习生都靠公众号做出了名堂。老板常会走过来说“谁谁谁帮我们转一转”，这种亲近感让他觉得“和创作者的距离一点都不远”，也悄悄埋下了创作的种子。

2016年，他的公众号攒下几十万粉丝，偶尔能变现，心里的底气慢慢足了。2017年夏天，他辞掉广告工作全职做博主。一开始都讲普通话，但是提及弄堂故事、街头俚语时，总觉得“差了点意思”。有次试着加了句上海话调侃“拎不清”，评论区突然热闹起来——上海观众说“这才够味”，外地观众问“这句话到底啥意思”。从那以后，他开始拍摄方言视频，“虾有虾路，蟹有蟹路”的俚语、“察言观色，心领神会”的处世智慧，都成了视频里的亮点。

后来他做《好叫好伐》平台，采访路人，有阿姨讲老弄堂的回忆，有年轻人说在上海打拼的故事……这些

鲜活的声音让账号“活”了过来。接下来他还要联名上海交通卡、出上海话教学扑克牌，“想让更多人知道，上海话里藏着好多有意思的事”。

街转角处挖掘诗意

饼叔曾是一名战地记者，如今是B站拥有百万级粉丝的美食人文账号“食贫道”的主理人。他擅长以美食为切口，串联起沉重议题与大众兴趣，既有烟火气又饱含深度，常让观众“笑着看进去，哭着看出来”。

饼叔曾拍摄过上海拳馆里的煲仔饭，将美食与城市里的鲜活场景结合。他还关注到一群街头演艺工作人员——这些创作者都持证上岗，不仅有严格的上班时间，还要考勤……在他看来：“这座城市的独特氛围，为像我这样的UP主提供了优质的创作土壤，让我们能轻松捕捉到打动人的细节，创作出贴近城市质感的内容。”

本报记者 吴翔



爱尔兰当代著名作家科尔姆·托宾与知名脱口秀演员鸟鸟相遇(见上图)，他们的语言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昨晚，在YOUNG剧场，一场题为“从小镇女孩的漂泊，到中年出走的决心”的新书分享会引来了许多读者的关注。

科尔姆·托宾1955年生于爱尔兰韦克斯福德郡恩尼斯科西镇，其最著名的代表作是被改编为同名电影的《布鲁克林》。自从1990年发表第一部小说《南方》以来，他已经出版了十一部长篇小说，两部短篇小说集，一部诗集，多部戏剧、游记、散文集。2011年，他获得爱尔兰笔会文学奖。同年，他获得大卫·科恩文学奖。2024年，他获得伍尔特欧洲文学奖。

“小镇女孩”指的是托宾获2009年度英国科斯塔最佳小说奖的《布鲁克林》中的女主角艾丽丝，“中年出走”的则是《布鲁克林》续篇《长岛》的女主角——年过40、已婚已育的艾丽丝，住在一个被丈夫的家族包围的“死胡同”里。

无论在《布鲁克林》还是在《长岛》中，艾丽丝总是一次次从纽约回到故乡的小镇——恩尼斯科西，其实大西洋那一边的长岛也已成为艾丽丝的故乡。上海译文出版社副总编辑黄昱宁认为，“乡愁”未必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地方，而是一种精神需求。

关于小镇、都市、故乡与他乡的这些问题，似乎是小说和脱口秀场上共鸣度最高的话题之一。

鸟鸟对《布鲁克林》很有共鸣，因为她也当过北漂、沪漂，很理解“纽漂”。鸟鸟从18岁上大学伊始，就不在家乡生活，她无法把自己视作北京人或上海人，但当她回到家乡内蒙古，家乡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也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内蒙古人了。”

托宾也曾演过脱口秀，他摸着自己的脑袋解答了一个读者心中的疑问：“也许我写一个70岁谢顶的爱尔兰男人更有发言权，为什么我写的是关于女人的小说？”这与他童年的成长经历有关。托宾的母亲有两个妹妹，父亲也常有姐妹往来，加上托宾的姐妹，每当这些女性聚集在家中，空气里就充满了各种女性的声音，家仿佛变成了一个歌剧院或者是一场交响乐。

而当托宾开始写小说时，他便在脑海中重新建立、重新寻找当时所听到的这些女性的声音，以及蕴藏在女性声音中的生命力：“我觉得我还能记得她们的声音，还能记得充斥着她们声音的那个房间。”

本报记者 徐翌晨



爱尔兰作家和脱口秀演员谈『乡愁』



排练现场

上海小“外援”让马林斯基合唱指挥赞不绝口

歌声时，难掩喜色：“孩子们的歌声清亮纯正，显然做了充分的准备，我们超预期完成了排练。”

提前收工

在马勒《第三交响曲》中，75名来自“春天”的孩子将与马林斯基剧院合唱团携手，献唱第五章“天使”。在黄浦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的排练厅里，原本预留了一小时排练时间的雷洛夫，排了20分钟便决定提前收工，他惊讶道：“他们的表现让人吃惊，只不过排练了两次，就能准确把握节奏与情感，太值得夸赞了。”

“爱乐少儿”的99名小“外援”则接受了更艰巨的任务，他们要在马勒《第八交响曲》中与马林斯基剧

院合唱团、上海歌剧院合唱团合作，完成两个乐章中的童声演唱——第一乐章总计18分钟，用拉丁文演唱；第二乐章8分钟，用德文演唱。但孩子们的表现同样让雷洛夫刮目相看：“我原本计划用两天10个小时进行排练，最终5个小时就提前完工。我能从他们的演唱中感知他们下的苦功。”

全力以赴

从事合唱指挥二十多年的爱乐少儿合唱团艺术总监叶韵敏深知任务难度，她说：“确定参演消息时正值暑假，我大概花了两天的时间，先把两段歌词录制成音频上传在微信群，又收集了关于马勒和马勒交响

曲的普及资料。”音频用来给孩子先行模仿起来，普及资料方便家长和孩子共同学习。

7岁的卞树铭是此次“爱乐少儿”参与演出的孩子中最小的，刚升二年级的他，别说拉丁文和德文了，就是英文都还停留在自然拼读阶段。所幸卞爸爸虽从事金融行业，却是一名资深乐迷，自幼学习小号还组过乐队：“我们从歌词开始，再过渡到旋律，纠正音准、音调。先让他模仿着读，再跟着唱……”家长带着孩子先在家里“集训”，然后再到排练厅逐一过关。

多年担任童声合唱的雷洛夫对儿童的嗓音特点有着深刻理解——老师需要有足够的包容度“多次重复、耐心解释”，直到“听到他们的天籁之音时，一切都值得”。他也留下了“悬念”：“之后，他们要在交响乐团的伴奏下融入大合唱团，还要看捷杰耶夫的指挥，可能会带来全新的挑战。”

本报记者 朱渊